

## 「第八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關中·外緣」研習心得

胡頌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知道今年史語所研習營辦在西安的那天，我剛好交出一篇關於《西京雜記》的文章，討論這本「不為『歷史』選取」的斷片集如何填補傳統歷史書寫的闕憾，引導讀者將目光投向未被「歷史」填補之處，連接可見與不可見，為「真實」開拓更廣袤的世界。於是我想：我一定要去，不論如何一定要親眼看看這座孕育無數記憶與想像的城市。

我如此慶幸我來了，更感謝主辦單位為我們安排了不那樣想當然耳的關中。除了文本中的漢唐長安，我們有幸親歷不見於載記的西周封國都邑姚河塬遺址挖掘現場，在焦南峰老師的帶領下見識漢陽陵如何再現理想都城藍圖。意外在周公廟撞見史傳外融合了民間記憶的周公祭祀系譜，並在秦腔的餘韻和回民街美食間吃力地辨別偽託為唐代王鉷所作的〈創建清真寺碑〉，見證層壘的歷史如何成為歷史的一部分。如果這次課程的主題「關中·外緣」是在文化空間上讓我們重新思考什麼是中國？什麼是他者？什麼構成了文化？那麼這次田野考察的安排無疑也在時間上依循同樣去中心的脈絡讓我們將視野放到成為「關中」之前的關中，和不再是「關中」之後的關中。

即便十天對於廣袤的空間和綿互的時間而言實在太過有限，以致應接不暇的種種在狼吞虎嚥中有些支離破碎，但這些斷片也讓我更真切地體會《西京雜記》以及其他更嚴格意義的都城記錄者的為難掙扎。關於都城的描述有這麼多既成體例與應當提及的元素，然而一座屬於大家的城市同時也有個人私密的記憶，一部符合國家需求的志書也寄託著作者自己的期待。如何在體系與框架中安頓斷片？如何透過不登大雅之堂的斷片重新賦予整體新的意義？甚至如何勾勒一個「整體」？那不只是歷史與文學，真實與虛構的問題，同時也涉及更根本的有限性。若不是親自走這樣一遭，感受這難以名狀的過剩，大概無法明白過去紙上談兵的「斷片」不只在顯而易見的斷片中。

雖然明白人力有限可欲無窮，最後還是想從學員的角度提出一點想法。很感謝主辦單位讓我們有機會看到西安、寶雞、固原博物館豐富精美的藏品，但由於資訊量十分龐大，且多鑲嵌於既定知識脈絡中，又與本次課程內容交集較少，遂使每站一、兩小時的參觀有些找不到著力點。這當中固然有個人學力的問題，但從晚上分組和群體討論的情況看，佔了考察行程一定比例的博物館參訪確實未能發揮相應

功能。不只博物館，大多考察地點都讓人有種匆匆走完意猶未盡的遺憾，雖然難以割捨，但若能減少數量以換取每個點停留的時間，或許能幫助像我這樣的門外漢在匆圖感受之外有尋找、比較、思索的餘裕。

不同於傳說中的刀光劍影，在這座各種意義上都過於「巨大」的城市，大家似乎都意識到知識斷片間的罅隙，因此友善地輪流為彼此照亮專業視域的風景。也許有時候耀眼的光芒就像這座城市輝煌的歷史一樣難免於月明星稀的遮蔽，但在我們一個字一個字撫過的碑文、一階一階爬過的石窟，和一同手忙腳亂的意外中，確實隱約探觸到重疊與交集之處有些什麼曖曖含光。這些未能納入體系獲得名字的斷片，也是西安行最珍貴的記憶之一。